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話本 – 連城壁 第一卷 譚楚玉戲裡傳情 劉藐姑曲終死節

詩云： 從來尤物最移人，況有清歌妙舞身。
一曲霓裳千淚落，曾無半滴起嬌顰。

又詞云：

好妓好歌喉，擅盡風流。慣將歡笑起人愁。盡說含情單為我，魂魄齊勾。
捨命作纏頭，不死不休。瓊瑤瓊玖竟相投。桃李全然無報答，尚羨嬌羞。

這首詩與這首詞，用說世間做戲的婦人尋常妓女另是一種娉婷，別是一般娼媚，使人見了最易消魂，老實的也要風流起來，慳吝的也會撒漫起來。

這是甚麼原故？只因他學戲的時節，把那些鶯啼燕語之聲、柳舞花翻之態操演熟了，所以走到人面前，不消作意，自有一種雲行水流的光景。不但與良家女子立在一處，有輕清重濁之分；就與娼家姊妹分坐兩旁，也有嬌強自然之別。

況且戲場上那一條氈單，又是件最作怪的東西，極會難為醜婦，幫襯佳人。醜陋的走上去，使他愈加醜陋起來；標緻的走上去，使他分外標緻起來。

常有五六分姿色的婦人，在台下看了，也不過如此；及至走上台去，做起戲來，竟像西子重生，太真復出，就是十分姿色的女子，也不比他不上。這種道理，一來是做戲的人，命裡該吃這碗飯，有個二郎神呵護他，所以如此；二來也是平日馴養之功，不是勉強做作得出的。

是便是了，天下最賤的人，是娼、優、隸、卒四種，做女旦的，為娼不足，又且為優，是以一身兼二賤了。為甚麼還把他幫起小說來？只因第一種下賤之人，做出第一件可敬之事，猶如糞土裡面長出靈芝來，奇到極處，所以要表揚他。別回小說，都要在本事之前另說一樁小事，做個引子；獨有這回不同，不須為主邀賓，只消借母形子，就從糞之土中，說到靈芝上去，也覺得文法一新。

卻說浙江衢州府西安縣，有個不大不小的鄉村，地名叫做楊村塢。這塊土上人家，不論男子婦人，都以做戲為業。梨園子弟所在都有，不定出在這處，獨有女旦腳色，是這一方的土產。

他那些體態聲音，分外來得道地，一來是風水所致，二來是骨氣使然。只因他父母原是做戲的人，當初交媾之際，少不得把戲台上的聲音、氈單上的態度做作出來，然後下種，那些父精母血已先是戲料了；及至帶在肚裡，又終日做戲，古人原有胎教之說，他那些鶯啼燕語之聲，柳舞花翻之態，從胞胎裡面就教習起了；及至生將下來，所見所聞，除了做戲之外，並無別事。習久成性，自然不差，豈是半路出家的婦人所能彷彿其萬一？所以他一這塊地方，代代出幾個馳名的女旦。別處的女旦，就出在娼妓裡面，日間做戲，夜間接客，不過借做戲為由，好招攬嫖客；獨有這一方的女旦不同，他有「三許三不許」。

那三許三不許？許看不許吃；許名不許實；許謀不許得。

他做戲的時節，渾身上下，沒有一處不被人看到，就是不做戲的時節，也一般與人頑耍，一般與人調情；獨有香噴噴的那鍾美酒，只使人垂涎咽唾，再沒得把沾唇。這叫做許看不許吃。

遇著那些公子王孫，富商大賈，或以錢財相結，或以勢力相加，定要與他相處的，他也未嘗拒絕；只是口便許了，心卻不許，或是推說身子有病，卒急不好同房；或是假說丈夫不容，還要緩圖機會，挨得一日是一日，再不使人容易得手。這叫做許名不許實。

就是與人相處過了，枕席之間十分纏綿，你便認做真情，他卻像也是做戲，只當在戲台上面與正生做出風流戲文，做的時節十分認真，一下子台就不作準。常有癡心子弟要出重價替他贖身，他口便許你從良，使你終日圖謀，不惜納交之費，圖到後來究竟是一場春夢，不捨得把身子從人。這叫做許謀不許得。

他為甚麼原故定要這等作難？要曉得此輩的心腸，不是替丈夫守節，全是替丈夫掙錢，不肯替丈夫掙小錢，要替丈夫掙大錢的意思。

但凡男子相與婦人，那種真情實意，不在黏皮靠肉之後，卻在眉來眼去之時，就像極饞的客人上了酒席，眾人不曾下箸時節，自己聞見了香味，竟像那些饞肴都是不吃過的一般，不住要垂涎咽唾；及至口之後，狼餐虎嚼吃了一頓，再有珍饈上來，就不覺其可想，反覺其可厭了。

男子見婦人，就如饞人遇酒食，只可使他聞得，不可容他下箸，一下了箸，就不覺興致索然，再要他垂涎咽唾，就不能夠了。所以也這一方的女旦，知道這種道理，再不肯輕易接人，把這三句秘訣，做了傳家之寶，母傳之於女，姑傳之於媳。不知傳了幾十世，忽然傳出個不肖的女兒來，偏與這秘訣相左，也許看，也許吃，也許名，也許實，也許謀，也許得，總來是無所不許。

古語道得好：「有治人，無治法。」他圓通了一世，一般也替丈夫同心協力，掙了一注大錢，還落得人人說他脫套。

這個女旦姓劉，名絳仙，是嘉靖末年的人。生得如花似玉，喉音既好，身段亦佳，資性又來得聰慧。別的女旦且做得一種腳色，獨是他有兼人之才，忽而做旦，忽而做生，隨那做戲的人家要他裝男就裝男，要他扮女就扮女。

更有一種不羈之才，到那正戲做完之後，忽然填起花面來，不是做淨，就是做丑，那些插科打諢的話，都是簇新造出來的，句句鑽心，言入骨，使人看了分外銷魂，沒有一個男人不想與他相處。

他的性子原是極圓通的，不必定要潘安之貌，子建之才，隨你一字不識、極醜陋的人，只要出得大錢，他就與你相處。

只因美惡兼收，遂致賢愚人賞，不上三十歲，掙起一分絕大的家私，封贈丈夫做了個有名的員外。

他的家事雖然大了，也還不離本業，家中田地倒托人照管，自己隨了丈夫，依舊在外面做戲，指望傳個後代出來，把擔子交卸與他，自己好回去養老。

誰想物極必反，傳了一世，又傳出一個不肖的女兒來，不但把祖宗的成憲視若弁髦，又且將慈母的芳規作為故紙，竟在假戲文裡面做出真戲文來，使千年萬載的人看個不了。

這個女兒，小名叫做藐姑，容貌生得如花似玉，可稱絕世佳人，說不盡他一身的嬌媚，有古語四句，竟是他的定評：施粉則太白，施朱則太紅。加之一寸則太長，損之一寸則太短。

至於遏雲之曲，繞樑之音，一發是他長技，不消說得的了。

他在場上搬演的時節，不但使千人叫絕，萬人贊奇，還要把一座無恙的乾坤忽然變做風魔世界，使滿場的人個個把持不定，都要死要活起來。

為甚麼原故？只因看到那銷魂之處，忽而目定口呆，竟像把活人看死了；忽而手舞足蹈，又像把死人看活了。所以人都贊歎他道：「何物女子，竟操生殺之權？」他那班次裡面有這等一個女旦，也就勾出名了。誰想天不生無對之物，恰好又有一個正生，也是從來沒有腳色，與藐姑配合起來，真可謂天生一對，地生一雙。

那個正生又有一樁奇處，當初不由生腳起手，是從淨丑裡面提拔出來的。要說這段姻緣，須從根腳上敘起。

藐姑十二三歲的時節，還不曾會做成本的戲文，時常跟母親，做幾齣零星雜劇。

彼時有個少年，姓譚，名楚玉，是湖廣襄陽府人，原係舊家子弟，只因自幼喪母，隨了父母親在外面遊學。後來父親又死於異

鄉，自己隻身無靠，流落在三吳、兩浙之間，年紀才十七歲。一見藐姑，就知道是個尤物，要相識他於未曾破體之先。

乃以看戲為名，終日在戲房裡面走進走出，指望以眉眼傳情，挑逗他思春之念，先弄個破題上手，然後把承題、開講的工夫逐漸兒做去。

誰想他父母拘管得緊，除了學戲之外，不許他見一個閒人，說一句閒話。譚楚玉窺伺了半年，只是無門可入。

一日，聞得他班次裡面樣樣腳色都有了，只少一個大淨，還要尋個伶俐少年，與藐姑一同學戲。譚楚玉正在無聊之際，得了這個機會，怎肯不圖？就去見絳仙夫婦，把情願入班的話說了一遍。絳仙夫婦大喜，即日就留他拜了先生，與藐姑同堂演習。

譚楚玉是個聰明的人，學起戲來自然觸類旁通，聞一知十，不消說得的了。藐姑此時年紀雖然幼小，知識還強似大人，譚楚玉未曾入班，藐姑就相中他的容貌，見他看戲看得慙慙，知道醉翁之意決不在酒，如今又見他投入班來，但知香豔之可親，不覺娼優之為賤，欲借同堂以納款，雖為花面而不辭，分明是個情種無疑了，就要把一點靈犀托付與他。

怎奈那教戲的先生比父親更加嚴厲，念本的時節不許他交頭接耳，串科分的時節唯恐他靠體沾身。譚楚玉竟做了梁山伯，劉藐姑竟做了祝英台，雖然同窗共學，不曾說得一句衷情，只好相約到來生變做一對蝴蝶，同飛共宿而已。

譚楚玉過了幾時，忽然懊悔起來，道：「有心學戲，除非學個正生，還存一線斯文之體。即使前世無緣，不能夠與他同牀共枕，也在戲台上面，借題說法，兩下裡訴衷衷腸。我叫他一聲妻，他少不得叫我一聲夫，雖然作不得正經，且占那一時三刻的風流，了了從前的心事，也不枉我入班一場。這花面腳色，豈是人做的東西？況且又氣悶不過，妝扮出來的不是村夫俗子，就是奴僕丫鬟。自己睜了餓眼，看他與別人做夫妻，這樣膀胱臭氣，如何忍得過？」

一日，乘師父不在館中，眾腳色都坐在位上念戲。譚楚玉與藐姑相去不遠，要以齒頰傳情，又怕眾人聽見，還喜得一班之中，除了生旦二人，沒有一個通文理的，若說常談俗語，他便知道，略帶些「之乎者也」，就聽不明白。

譚楚玉乘他念戲之際，把眼睛覷著藐姑，卻像也是念戲一般，念與藐姑聽，道：「小姐小姐，你是個聰明絕頂之人，豈不知小生之來意乎？」藐姑也像念戲一般，答應他道：「人非木石，夫豈不知，但苦有情難訴耳。」譚楚玉又道：「老夫人提防得緊，村學究拘管得嚴，不知等到何時，才能夠遂我三生之願？」藐姑道：「只好兩心相許，俟諸異日而已。此時十日相視，萬無佳會可乘，幸勿妄想。」

譚楚玉又低聲道：「花面腳色，竊恥為之，乞於令尊、令堂之前，早為緩頰，使得擢為正生，暫締場上之良緣，預作房中之佳兆，芳卿獨無意乎？」藐姑道：「此言甚善，但出於賤妾之中，反生堂上之疑，是欲其人而閉之門也。子當以術致之。」

譚楚玉道：「術將安在？」藐姑低聲道：「通班以得子為重，子以不屑作花面而去之，則將無求不得，有蕭何在君側，勿慮追信之無人也。」譚楚玉點點頭道：「敬聞命矣。」

過了幾日，就依計而行，辭別先生與絳仙夫婦，要依舊回去讀書。絳仙夫婦聞之，十分驚駭，道：「戲已學成，正要出門做生意了，為甚麼忽然要跳起槽來？」就與教戲的師父窮究他變卦之由。

譚楚玉道：「人窮不可失志。我原是個讀書之人，不過因有計蕭條，沒奈何就此賤業，原要借優孟之衣冠，發洩我胸中之壘塊。只說做大淨的人，不是扮關雲長，就是扮楚霸王，雖然塗幾筆臉，做到那慷慨激烈之處還不失我英雄本色；哪裡曉得十本戲文之中，還沒有一本做君子，倒有九本做小人。這樣喪名敗節之事，豈大丈夫所為？故此不情願做他。」絳仙夫婦道：「你既不屑繼做花面，任憑尊意揀個好腳色做就是了，何須這等任性？」

譚楚玉就把一應腳色都評品一番道：「老旦貼旦，以男子而屈為婦人，恐失丈夫之體；外腳末腳，以少年而扮作老子，恐銷英銳之氣；只是小生可以做得，又往往因人成事，助人成名，不能自辟門戶，究竟不是英雄本色，我也不情願做他。」戲師父對絳仙夫婦道：「照他這等說來，分明是以正生自居了。我看他人物聲音，倒是個正生的材料。只是戲文裡面，正生的曲白最多，如今各樣戲文都已串就，不日就要出門行道了，即使教他做生，那些腳本一時怎麼念得上？」

譚楚玉笑一笑道：「只怕連一腳正生，我還不情願做；若還願做，那幾十本舊戲，如何經得我念？一日念一本，十日就念十本了。若遲一月出門，難道三十本戲文還不勾人家搬演不成？」那戲師父與他相處，一向知道他的記性最好，就勸絳仙夫婦把他改做。正生改了花面。

譚楚玉的記性，真是過目不忘，果然不上一個月，學會了三十多本戲文，就與藐姑出門行道。

起先學戲的時節，內有父母提防，外有先生拘管，又有許多同班朋友夾雜其中，不能夠匠心匠意，說幾句知情識趣的話。

只說出門之後，大家都在客邊，少不得同事之人，都像弟兄姊妹一般，內外也可以不分，嫌疑也可以不避，挨肩擦背的時節，要嗅嗅他的溫香，摩摩他的軟玉，料想不是甚麼難事。

誰料戲房裡面的規矩，比閨門之中更嚴一倍。但凡做女旦的，是人都可以調戲得，只有同班的朋友調戲不得。這個規矩，不是劉絳仙夫婦做出來的，有個做戲的鼻祖，叫做二郎神，是他立定的法度。

同班相謔，就如姊妹相奸一般，有礙於倫理。做戲的時節，任你肆意詼諧，盡情笑耍，一下了台，就要相對如賓，笑話也說不得一句。略有些曖昧之情，就犯了二郎神的忌諱，不但生意做不興旺，連通班的人都要生起病來。

所以劉藐姑出門之後，不但有父母提防，先生拘管，連那同班的朋友都要互相糾察，見他與譚楚玉坐在一處，就不約而同都去伺察他，惟恐做些勾當出來，要連累自己，大家都擔一把干係。

可憐這兩個情人，只當口上加了兩紙封條，連那「之乎者也」的舊話也說不得一句，只好在戲台之上借古說今，猜幾個啞謎而已。

別的戲子怕的是上台，喜的是下台，上台要出力，下台好躲懶故也。獨有譚楚玉與藐姑二人。喜的是上台，怕的是下台，上台好做夫妻，下台要避嫌疑故也。

這一生一旦立在場上，竟是一對玉人，那一個男子不思，那一個婦人不想？又當不得他以做戲為樂，沒有一齣不盡情極致。同是一般的舊戲，經他兩個一做，就會新鮮起來。做到風流的去處，那些偷香竊玉之狀，偎紅倚翠之情，竟像從他骨髓裡透露出來，都是戲中所未有的一般，使人看了無不動情。做到苦楚的去處，那些怨天恨地之詞，傷心刻骨之語，竟像從他心窩裡面發洩出來，都是刻本所未載的一般，使人聽了無不墮淚。

這是甚麼原故？只因別的梨園的都是戲文，他這兩個做的都是實事。戲文當做戲文做，隨你搬演得好，究竟生自生而且自旦，兩個的精神聯絡不來，所以苦者不見其苦，樂者不見其樂，他當戲文做，人也當戲文看也。

若把戲文當了實事做，那做旦的精神註定在做生的身上，做生的命脈繫定在做旦的手裡，竟使兩個身子合為一人，痛癢無不相關，所以苦者真覺其苦，樂者真覺其樂。他當實事做，人也當實事看也。

他這班次裡面有了這兩個生旦，把那些平常的腳色都帶掣得尊貴起來。別的梨園每做一本，不過三四兩、五六兩戲錢，他這班定要十二兩，還有女旦的纏頭在外。凡是富貴人家有戲，不遠數百里都要來接他，接得去的就以為榮，接不去的就以為辱。劉絳見新班做得興頭，竟把舊班的生意丟與丈夫掌管，自己跟在女兒身邊，指望教導他些騙人之法，好趁大注的錢財。

誰想藐姑一點真心死在譚楚玉身上，再不肯去周旋別人。

別人把他當做心頭之肉，他把別人當做眼中之釘。教他上席陪酒，就說生來不飲，酒杯也不肯沾唇；與他說一句私話，就勃然變色起來，要托故起身。

那些富家子弟拚了大塊銀子去結識他，他莫說別樣不許，就是一顰一笑，也不肯假借與人。打首飾送他的，戴不止一次兩次，就化作銀子用了；做衣服送他的，都放在戲箱之中，做老旦、貼旦的行頭，自己再不肯穿著。隱然有個不肯二夫、要與譚楚玉守節

的意思，只是說不出口。

一日做戲做到一個地方，地名叫做某某埠。這地方有所古廟，叫做晏公廟。晏公所職掌的，是江海波濤之事，當初曾封為平浪侯，威靈極其顯赫。他的廟宇就起在水邊，每年十月初三日是他的聖誕。

到這時候，那些附近的檀越都要搬演戲文，替他上壽。往年的戲常請劉絳仙做，如今聞得他小班更好，預先封了戲錢遣人相接，所以絳仙母子赴召而來。

往常間做戲，這一班男女都是同進戲房的，沒有一個參前落後。獨有這一次，人心不齊，各樣腳色都不曾來，只有譚楚玉與藐姑二人先到。他兩個等了幾年，只討得一刻時辰的機會，怎肯當面錯過？神廟之中不便做私情勾當，也只好敘敘衷曲而已。

說了一會，就跪在晏公面前，又雙發誓道：「譚楚玉斷不他婚，劉藐姑必不另嫁。倘若父母不容，當繼之以死，決不作負義忘情、半途而廢之事。有背盟者，神靈殛之！」發得誓完，只見眾人一齊走到，還虧他迴避得早，不曾露出破綻來，不然疑心生暗鬼，定有許多不祥之事生出來也。當日做完了一本戲，各回東安安歇不題。

卻說本處的檀越裡面有個極大的富翁，曾由貲郎出身，做過一任京職。家私有十萬之富。年紀將近五旬，家中姬妾共有十一房。劉絳仙少年之時，也曾受過他的培植，如今看見藐姑一貌如花，比母親更強十倍，竟要拚一注重價娶他，好與家中的姬妾湊作金釵十二行。就把他母子留入家中，十分款待，少不得與絳仙溫溫舊好，從新培植一番，到那情意綢繆之際，把要娶藐姑的話懇懇切切的說了一番。

絳仙要許他，又因女兒是棵搖錢樹，若還變得他性轉，自有許多大錢趁得來，豈止這些聘禮；若還要回絕他，又見女兒心性執拗，不肯替爹娘掙錢，與其使氣任性，得罪於人，不如打發出門，得注現成財物的好。

躊躇了一會，不能定計，只得把句兩可之詞回覆他道：「你既有這番美意，我怎敢不從？只是女兒年紀尚小，還不曾到破瓜的時節；況且延師教誨了一番，也等他做幾年生意，待我弄些本錢上手，然後嫁他未遲。如今還不敢輕許。」那富翁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明年十月初三，少不得又有神戲要做，依舊接你過來，討個下落就是了。」絳仙道：「也說得是。」過了幾日，把神戲做完，與富翁分別而去。

他當晚回覆的意思，要在這一年之內看女兒的光景何如，若肯回心轉意，替父母掙錢，就留他做生意；萬一教誨不轉，就把這著工夫做個退步。

所以自別富翁之後，竟翻轉面皮來與女兒作對。說之不聽，繼之以罵，罵之不聽，繼之以打。誰想藐姑的性子堅如金石，再不改移。見他凌逼不過，連戲文也不情願做，竟要尋死尋活起來。及至第二年九月終旬，那個富翁是早差人來接。接到之時，就問絳仙討個下落。絳仙見女兒不是成家之器，就一口應允了他。那富翁競兌了千金聘禮，交與絳仙，約定在十月初三神戲做完之後，當晚就要成親。

絳仙還瞞著女兒，不肯就說，直到初二晚上方纔知會他道：「我當初生你一場，又費許多心事教導你，指望你盡心協力，替我掙一分人家。誰想你一味任性，竟與銀子做對頭。良不像良，賤不像賤，逢人就要使氣，將來畢竟有禍事出來。邊樁生意不是你做的，不如收拾了行頭，早些去嫁人的好。某老爺是個萬貫財主，又曾出任過，你嫁了他，也算得一位小小夫人，況且一生又受用不盡。我已收過他的聘禮，把你許他做偏房了。明日就要過門，你又不要任性起來，帶挈老娘啣氣。」

藐姑聽見這句話，嚇得魂不附體，睜著眼睛把母親相了幾相，就回覆道：「母親說差了，孩兒是有了丈夫的人，烈女不更二夫，豈有再嫁之理？」絳仙聽見這一句，不知從那裡說起，就變起色來道：「你的丈在那裡？我做爺娘的不曾開口，難道你自己做主，許了人家不成？」藐姑道：「豈有自許人家之理，這個丈夫是爹爹與母親自幼配與孩兒的，難道還不曉得，倒裝聾做啞起來？」絳仙道：「好奇話！這等你且說來是那一個？」

藐姑道：「就是做生的譚楚玉，他未嘗入班之先，終日跟來跟去，都是為我。就是入班學戲，也是借此入門，好親近孩兒的意思。後來又不肯做淨，定要改為正生，好與孩兒配合，也是不好明白說親，把個啞謎與人猜的意思。母親與爹爹都是做過生旦，演過情戲的人，難道這些意思都解說不出？既不肯把孩兒嫁他，當初就該留他學戲；即使留他學戲，也不該把他改為正生。既然兩件都許，分明是猜著啞謎，許他結親的意思了。自從做戲以來，那一日不是他做丈夫，我做妻子？看戲的人萬耳萬目，那一個做不得證見？人人都說我們兩個是天地生成，造化配就的一對夫妻，到如今夫妻做了幾年，忽然叫我變起節來，如何使得？這樣圓通的事，母親平日做慣了，自然不覺得詫異；孩兒雖然不肖，還是一塊無瑕之玉，怎肯自家玷污起來？這樁沒理的事，孩兒斷斷不做！」

絳仙聽了這些話，不覺大笑起來，把他啞了聲道：「你難道在這裡做夢不成？戲台上做夫妻那裡作得准？我且問你，這個『戲』字怎麼解說？既謂之戲，就是戲謔的意思了，怎麼認起真來？你看見幾個女旦嫁了正生的？」藐姑道：「天下的事，樣樣都可以戲謔，只有婚姻之事，戲謔不得。我當初只因不知道理，也順說做的是戲，開口就叫他丈夫。如今叫熟了口，一時改正不來，只得要將錯就錯，認定他做丈夫了。別的女旦的不明道理，不守節操，可以不嫁正生；孩兒是個知道理守節操的人，所以不敢不嫁譚楚玉。」

絳仙見他說來說去，都另是一種道理，就不復與他爭論，只把幾句硬話發作一場，竟自睡了。

到第二日起來，吃了早飯午飯，將要上台的時節，只見那位富翁打扮得齊齊整整，在戲台之前走來走去。要使眾人看了，見得人人羨慕，個個思量，不能夠到手的佳人，竟被他收入金屋之中，不時取樂，恨不得把「獨佔花魁」四個字寫在額頭上，好等人喝采。

譚楚玉看見這種光景，好不氣忿。還只說藐姑到了此時，自有一番激烈的光景要做出來，連今日這本戲文決不肯好好就做，定要受母親一番痛楚，然後勉強上台。

誰想天下的事儘有變局，藐姑隔夜的言語也甚是激烈，不想睡了晚，竟圓通起來。坐在戲房之中，歡歡喜喜，一毫詞色也不作，反對同班的朋友道：「你今日要與列位作別了，相處幾年，只有今日這本戲文才是真戲，往常都是假的，求列位幫襯幫襯，大家用心做一番。」又對譚楚玉道：「你往常做的都是假生，今日才做真主，不可不盡心協力。」譚楚玉道：「我不知怎麼樣叫做用心，求你教導一教導。」藐姑道：「你只看我的光景，我怎麼樣做，你也怎樣做，只要做得相合，就是用心了。」譚楚玉見他所說的話，與自己揣摩光景絕不相同，心上大有不平之氣。

正在忿恨的時節，只見那富翁搖搖擺擺走進戲房來，要討戲單點戲。譚楚玉又把眼睛相著藐姑，看他如何相待，只說仇人走到面前，定有個變色而作的光景。

誰想藐姑的顏色全不改常，反覺得笑容可掬，立起身來對富翁道：「照家母說起來，我今日戲完之後，就要到府上來了。」

富翁道：「正是。」藐姑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我生平所學的戲，除了今日這一本，就不能夠再做了。天下要看戲的人，除了今日這一本，也不能夠再看了。須要待我盡心盡意摹擬一番，一來顯顯自家的本事，二來別別眾人的眼睛。但不知你情願不情願？」那富翁道：「正要如此，有甚麼不情願？」藐姑道：「既然情願，今日這本戲不許你點，要憑我自家作主，揀一本熟些的做，才得盡其所長。」富翁道：「說得有理，任憑尊意就是，但不知要做那一本？」藐姑自己拿了戲單，揀來揀去，指定一本道：「做了《荊釵記》罷。」富翁想了一想，就笑起來道：「你要做《荊釵》，難道把我比做孫汝權不成？也罷，只要你肯嫁我，我就暫做一會孫汝權，也不叫做有屈。這等大家快請上台。」

眾人見他定了戲文，就一齊妝扮起來，上台搬演，果然個個盡心，人人效力。曲子裡面，沒有一個打發的字眼；說白裡面，沒有一句掉落的文法。

只有譚楚玉心事不快，做來的戲不盡所長，還虧得藐姑幫襯，等他唱出一兩個字，就流水接腔，還不十分出醜。至於藐姑自己的戲，真是處處摹神，出出盡致。

前面幾齣雖好，還不覺得十分動情，直做到遭嫁以後，觸著他心上的苦楚，方纔漸入佳境，就不覺把精神命脈都透露出來，真是一字一金，一字一淚。做到那傷心的去處，不但自己的眼淚有如泉湧，連那看戲的一二千人，沒有一個不痛哭流涕。

再做到抱石投江一齣，分外覺得奇慘，不但看戲之人墮淚，連天地日月都替他傷感起來。忽然紅日收藏，陰雲密布，竟像要混沌的一般。

往常這齣戲不過是錢玉蓮自訴其苦，不曾怨恨別人；偏是他的做法不同，竟在那將要投江、未曾抱石的時節，添出一段新文字來，夾在說白之中，指名道姓咒罵著孫汝權。

恰好那位富翁坐在台前看戲，藐姑的身子正對著他，罵一句「欺心的賊子」，把手指他一指；咒一句「遭刑的強盜」，把眼相他一相。

那富翁明曉得教訓自己，當不得他良心發動，也會公道起來，不但不怒，還點頭稱贊，說他罵得有理。藐姑咒罵一頓，方纔抱了石塊走去投江。

別人投江是往戲場後面一跳，跳入戲房之中名為赴水，其實是就陸；他這投江之法，也與別人不同，又做出一段新文字來，比咒罵孫汝權的文法更加奇特。

那座神廟原是對著大溪的，戲台就搭在廟門之外，後半截還在岸上，前半截竟在水裡。藐姑抱了石塊，也不向左，也不幾右，正正的對台前，唱完了曲子，就狠命一跳，恰好跳在水中。果然合著前言，做出一本真戲。把那滿場的人，幾乎嚇死，就一齊吶喊起來，教人撈救。

誰想一個不曾救得起，又有一個跳下去，與他湊對雙。這是甚私原故？只因藐姑臨跳的時節，忽然掉轉頭來，對著戲房裡面道：「我那王十朋的夫阿！你妻子被人凌逼不過，要投水死了，你難道好獨自一個活在世上不成？」譚楚玉坐在戲箱上面，聽見這一句，就慌忙走上台來，看見藐姑下水，唯恐追不及，就如飛似箭的跳下去，要尋著藐姑，與他相抱而死，究竟不知尋得尋不著。

滿場的人到了些時，才曉得他要做《荊釵》全是為此，那辱罵富翁的著數，不過是順帶公文，燥燥脾胃，不是拚了身子嫁他，又討些口上的便宜也。

他只因隔夜的話都已說盡，母親再不回頭，知道今日戲完之後，決不能夠完名全節。與其拖刀弄劍，死於一室之中，做個啞鬼；不如在萬人矚目之地，暢暢快快做他一場，也博個載流傳的話柄。所以一夜不睡，在枕頭上打稿，做出這篇奇文字來。

第一著巧處，妙在嘻笑如常，不露一毫慍色，使人不防備他，才能夠為所欲為。不然，這一本擔干條的戲文，就斷斷不容他做了。第二著巧處，妙在自家點戲，不由別人做主，才能夠借題發揮，泄盡胸中的壘塊。倘若點了別本戲文，縱有些巧話添出來，也不能夠直捷痛快至此也。第三著巧處，又妙在與情人相約而死，不須到背後去商量，就在眾人面前，邀他做個鬼伴，這叫做明不做暗事。若還要瞞著眾人，與他議定了才死，料想今日決死不成，只好嫁孫汝權，再做抱石投江的故事也。

後來那些文人墨士，都作輓詩弔他。有一首七言絕句云：

一誓神前死不渝，心堅何必怨狂且。

相期並躍隨流水，化作江心比目魚。

卻說這兩個情人一齊跳下水去，彼時正值大雨初晴、山水暴發之際，那條壁峻的大溪又與尋常溝壑不同，真所謂長江大河，一瀉千里，兩個人跳下去，只消一刻時辰，就流到別府別縣去了，那裡還撈得著？所以看戲的人口便喊叫，沒有一個動手。

劉絳看見女兒溺死，在戲台上捶胸頓足，哭個不了。一來倒了搖錢樹，以後沒人生財；二來受過富翁的聘禮，恐怕女沒了，要退出來還他，真所謂人財兩失。哭了一頓，就翻轉面皮來，顧不得孤老、表子相與之情，竟說富翁倚了財勢，逼死他的女兒，要到府縣去告狀。

那些看戲的人，起先見富翁賣弄風流，個個都有些醋意。

如今見他逼出人命來，好不快心，那一個不摩拳擦掌，要到府縣去遞公呈。

還虧得富翁知竅，教人在背後調停，把那一千兩聘禮送與絳仙，不敢取討；又去一二千金，彌縫了眾人，才保得了平安無事。錢玉蓮不曾娶得，白白做了半日孫汝權，只好把「打情罵趣」四個字消遣情懷，說曾被絕世佳人親口罵過一次而已。

且說嚴州府桐廬縣，有個濱水的地方，叫做新城港口，不多幾分人家，都以捕魚為業。內中有個漁戶姓莫，人就叫他做莫漁翁，夫妻兩口搭一間茅舍，住在溪水之旁。

這一日見洪水泛濫，決有大魚經過，就在溪邊張了大罾，夫妻兩個輪流扳扯。遠遠望見波浪之中，有一件東西順流而下，莫漁翁只說是個大魚，等他他流到身邊，就一罾兜住。這件東西卻也古怪，未曾入罾的時節，分明是浮在水面上的；及至到了罾中，就忽然重墜起來，竟要沉下水去。莫漁翁用力狠扳，只是扳他不動，只得與妻子二人，四腳四手一齊用力，方纔拽得出水。

伸起頭來一看，不覺吃了一驚，原來不是大魚，卻是兩個屍首，面對面，胸貼了胸，竟像捆一處的一般。

莫漁翁見是死人，就起了一點慈悲之念，要弄起來埋葬他。

就把罾索繫在樹上，夫妻兩個費盡許多氣力，抬出罾來。仔細一看，卻是一男一女，緊緊摟在一處，卻像在雲雨綢繆之際，被人扛抬下水的一般。

莫漁翁夫婦解說不出，把他兩個面孔細看一番，既不像是死人，又不象是活人，面上手上雖然冰冷，但鼻孔裡面卻還有些溫意，但不見他伸出氣來。

莫漁翁對妻子道：「看這光景，分明是醫得活的，不如替他接一接氣，萬一救得這兩條性命，只當造了個十四級的浮屠，有甚麼不好？」妻子道：「也說得是。」就把男子的口對了男子，婦人的口對了婦人，把熱氣呵將下去。不上一刻，兩個死人都活轉來。

及至扶入草舍之中，問他溺死的原故，那一對男女訴出衷情，原來男子就是譚楚玉，婦人就是劉藐姑，一先一後跳入水中，只說追尋不著，誰想波濤裡面竟像有人引領，把他兩個弄在一處，不致你東我西；又像有個極大的魚，把他兩個負在背上，依著水面而行，故此來了三百餘里，還不曾淹得斷氣。只見到了罾邊，那個大魚竟像知道有人撈救，要交付排場，好轉去的一般，把他身子一丟，竟自去了，所以起先浮在水上，後來忽然重墜起來。虧得有罾隔住，不曾沉得到底，故此莫漁翁夫婦用力一扳，就扳上來也。

譚楚玉與藐姑知道是晏公的神力，就望空叩了幾首，然後拜謝莫漁翁夫婦。莫漁翁夫婦見是一對節義之人，不敢怠慢，留在家中款待幾日，養好了身子，勸他往別處安身，不可住在近邊，萬一父母知道，尋訪前來，這一對夫妻依舊做不成了。

譚楚玉與藐姑商議道：「我原是楚中人，何不回到楚中去？家中的薄產雖然不多，耕種起來，還可以稍供糲粥。待我依舊讀書，奮志幾年，怕沒有個出頭的日子？」藐姑道：「極說得是。但此去路途甚遠，我和你是精光的身子，那裡討這許多盤費？」莫漁翁看見譚楚玉的面貌，知道不是個落魄之人，就要放起官債來，對他二人道：「此去要得多少盤費？」譚楚玉道：「多也多得，少也少得。若還省儉用些，只消十兩也就勾了。」莫漁翁道：「這等不難。我一向賣魚趨聚得幾包銀子，就併起來借你。只是一件，你若沒有好處，我一釐也不要你還；倘若讀書之後，發達起來，我卻要十倍的利錢，少了一倍，我也決不肯受的。」譚楚玉道：「韓信受漂母一飯之恩，尚且以千金相報，你如今救了我兩口的性命，豈一飯之恩！就不借盤費，將來也要重報，何況又有如

此厚情？我若沒有好日就罷了，若有好日，千金之報還不止，豈但十倍而已哉！」莫漁翁夫婦見他要去，就備了錢行的灑席，料想沒有山珍，只有水錯，無非是些蝦魚蟹鱉之類。貧賤之家，不分男女，四個人坐在一處，吃個盡醉。

睡了一晚，第二日起來，莫漁翁並了十兩散碎銀子，交付與他。

譚楚玉夫婦拜辭而去，一路風餐水宿，戴月披星，自然不辭辛苦。

不上一月，到了家中。收拾一間破房子，安住了身，就去鋤荒田，為衣食之計。藐姑只因自幼學戲，女工針指之事全然不曉，連自家的繡鞋襪都是別人做與他穿的，如今跟了譚楚玉，方纔學做起來。當不得性子聰明，一做便會，終日替人家緝麻拈草，做鞋做襪，趁些銀子，供給丈夫讀書。

起先還是日裡耕田，夜間誦讀，藐姑怕他分心分力，讀得不專，竟把田地都歇了，單靠自己十個指頭，做了資生的美產。

連買柴糶米之事，都用不用著丈夫，只托鄰家去做，總是怕他妨工的意思。

譚楚玉讀了三年，出來應試，無論大考小考，總是矢無虛發。進了學，就中舉；中了舉，就中進士；殿試之後，選了福建汀州府節。

推論起理來，湖廣與福建接壤，自然該從長江上任，順便還家，做一齣錦還鄉的好戲。怎奈他炫耀鄉里之念輕，圖報恩人之念重，就差人接了家小，在京口相會，由浙江一路上去，好從衢、嚴等處經過，一來叩拜晏公，二來酬謝莫漁翁夫婦。

又怕衙門各役看見舉動，知道他由戲子出身，不像體面，就把迎接的人都發落轉去，叫他在浦城等候，自己夫妻兩個一路遊山玩水而來，十分灑樂。

到了新城港口，看見莫漁翁夫婦依舊在溪邊習魚，就著家人拿了帖子上去知會，說當初被救之人，如今做官上任了，從此經過，要上來奉拜。

莫漁翁夫婦聽了，幾乎樂死，就一齊褪去箬帽，脫去蓑衣，不等他上岸，先到舟中來賀喜。譚楚玉夫妻把他請在上面，深深拜了四拜。

拜完之後，譚楚玉對莫漁翁道：「你這扳罾的生意，甚是勞苦；捕魚的利息，也甚是輕微。不如丟了罾網，跟我上任去，同享些榮華富貴何如？」藐姑見丈夫說了這句話，就不等他夫妻情願，竟著家人上去收拾行李。

莫漁翁一把扯住家人，不許他上岸，對著譚楚玉夫妻搖手道：「譚老爺、譚奶奶，饒了我罷。這種榮華富貴，我夫妻兩口莫說消受不起，亦且不情願去受他。我這扳罾的生意雖然勞苦，打魚的利息雖輕微，卻儘有受用的去處。青山綠水是我們叨住得慣，明月清風是我們僭享得多，好酒好肉不用錢買，只消拿魚去換，好朋友走來就吃，不須用帖去招。這樣的快樂，不是我誇嘴說，除了捕魚的人，世間只怕沒有第二種。受些勞苦得來的錢財，就輕微些，倒還把穩；若還游手靠閒，動不動要想大塊的銀子，莫說命輕福薄的人弄他不來，就弄了他來，少不得要陪些驚嚇，受些苦楚，方纔送得他去。你如今要我跟隨上任，吃你的飯，穿你的衣，叫做『一人有福，帶挈一屋』，有甚麼不好？只是當不得我受之不安，於此有愧。況且我這一對夫妻，是閒散慣了的人，一旦閉在署中，半步也走動不得，豈不鬱出病來？你在外面坐堂審事，比較錢糧，那些鞭撲之聲，啼號之苦，順風吹進衙裡來，叫我這一對慈心的人，如何替他疼痛得過？所以情願守我的貧窮，不敢享你的富貴。你這番盛意，只好心領罷了。」

譚楚玉一片熱腸，被他這一曲《漁家傲》唱得冰冷，就回覆他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也不也相強。只是我如今才中進士，不曾做官，舊時那宗恩債還不能奉償。待我到任之後，差人請你過來，多送幾頭分上，等你趁些銀子，回來買田置地，贍養終身，也不枉救我夫婦一場。你千萬不要見棄。」

莫漁翁又搖手道：「也不情願，也不情願，那打抽豐的事體，不是我世外之人做的，只好讓與那些假山人、真術士去做。我沒有那張薄嘴唇，厚臉皮，不會去招搖打點。只求你到一年半載之後，分幾兩不傷陰德的銀子，或是俸薪，或是羨餘，差人齎送與我，待我夫妻兩口備些衣衾棺槨，防備終身，這就是你的盛德了。我是斷斷不做遊客的，千萬不要來接我。」

譚楚玉見他說到此處，一發重他的人品，就吩咐船上備酒，與他作別。這一次筵席，只列山珍，不擺水錯，因水族是他家的土產，不敢以常物相獻故也。雖是富貴之家，也一般不分男女，與他夫妻二人共坐一席，因他是貧賤之交，不敢以宦體相待故也。四個人吃了一夜，直到五鼓，方纔分別而去。

行了幾日，將到受害的地方。彼時乃十一月初旬，晏公的壽誕已過了一月。譚楚玉對藐姑道：「可惜來遲了幾時，若早得一月，趁那廟中有戲子，就順便做本戲文，一來上壽，二來謝恩，也是一樁美事。」藐姑道：「我也正作此想，只是過期已久，料想那鄉付去處沒有梨園，只好備付三牲，啞祭一祭罷了。」及至行至之時，遠遠望見晏公廟前依舊搭了戲台，戲台上的椅桌還不曾撤去，卻像還要做戲的一般。譚楚玉就吩咐家人上去打聽，看是甚麼原故。

原來十月初旬下了好幾日大雨，那些看戲的人除了露天，沒有容身之地。從來做神戲的，名雖為神，其實是為人，人若不便於看，那做神道的就不能夠獨樂其樂了。所以那些檀越改了第二個月的初三，替他補壽。

此時戲方做完，正要打發梨園起身，不想譚楚玉夫妻走到，雖是偶然的事，或者也是神道有靈，因他這段姻緣原以做戲起手，依舊要以做戲收場，所以留待他來，做了一齣《喜團圓》的意思也不可。

譚楚玉又著家人上去打聽，看是那一班戲子。家人問了下來回覆，原來就是當日那一班，只換得一生一旦。那做生的腳色就是劉絳仙自己，做旦的腳色，乃是絳仙之媳，藐姑之嫂，年紀也只有十七八歲，只因死了藐姑，沒人補缺，就把他來頂缸。這兩個生旦雖然比不得譚、藐，卻也還勝似別班，所以這一方的檀越依舊接他來做。

藐姑聽見母親在此，就急急要請來相會。譚楚玉不肯，道：「若還遽然與他相見，這齣團圓的戲就做得冷靜了。須要如此如此，這般這般，才做得有些熱鬧。」藐姑道：「說得有理。」

就著管家取十二兩銀子，又寫了一個名帖，去對引起檀越道：「家老爺選官上任，從此經過，只因在江中遇了颶風，許一個神願，如今要借這廟宇裡面了願心，兼借梨園一用，戲錢照例送來，一毫不敢短少。」那些檀越落得做個人情，又多了一本戲看，有甚麼不便宜？就欣然許了。

譚楚玉又吩咐家人，備了豬羊祭禮，擺在神前。只說老爺冒了風寒，不能上岸，把官船橫泊在廟前，艙門對神座，夫妻二人隔著簾子拜謝。拜完之後，就並排坐了，一邊飲酒，一邊看戲。只見絳仙拿了戲單，立在官艙外面道：「請問老爺，做那一本戲文？」譚楚玉叫家人吩咐道：「昨日夫人做夢，說晏公老爺要做《荊釵》，就作《荊釵記》罷。」絳仙收了戲單，竟進戲房，妝扮王十朋去了。

看官，你說譚楚玉夫妻為甚麼原故，又點了這一本？難道除了《荊釵》，就沒有好戲不成？要曉得他夫妻二人不是要看戲，要試劉絳仙的母子之情。藐姑當日原因做《荊釵》而赴水，如今又做《荊釵》，正要使他見鞍思馬、睹物傷情的意思。若還做到苦處，有些真眼淚掉下來，還不失為悔過之人，就請進來與他相會；若還舉動如常，沒有些酸楚之意，就不消與他相會，竟可飄然去了。所以別戲不點，單點《荊釵》，這也是譚楚玉聰明的去處。

只見絳仙扮了王十朋走上台來，做了幾齣，也不見他十分傷感；直到他媳婦做玉蓮投江，與女兒的光景無異，方纔有些良心發動，不覺狠心的貓兒忽然哭起鼠來。

此時的哭法，還不過是背了眾人，把衣袖拭拭眼淚，不曾哭得出聲；及至自己做到祭江一齣，就有些禁止不住，竟放開喉嚨哭個盡興。

起先是叫：「錢玉蓮的妻呵，你到那裡去了？」哭到後面，就不覺忘其所以，「妻」字竟不提，忽然叫起「兒」來。滿場的人都知道是哭藐姑，雖有顧曲之周郎，也不忍捉他的錯字。

藐姑隔著簾子，看見母親哭得傷心，不覺兩行珠淚界破殘妝，就叫丫鬟把簾子一掀，自己對著台上叫道：「母親不要啼哭，你孩兒並不曾死，如今現在這邊。」絳仙睜著眼睛把舟中一看，只見左邊坐著譚楚玉，右邊坐著女兒，面前又擺了一桌酒，竟像是一對冤魂知道台上設祭，特地來受享了一般。就大驚大駭起來，對著戲房裡面道：「我女兒的陰魂出現了，大家快來！」通班的戲子聽了這一句，那一個不飛滾上台，對著舟中細看，都說道：「果是陰魂，一毫不錯。」那些看戲的人見說台前有鬼，就一齊害怕起來，都要回頭散去。

只見官船之上，有個能事的管家，立在船頭高聲吆喝道：「眾人不消驚恐，艙裡面坐的不是甚麼陰魂，就是譚老爺、譚奶奶的原身。當初赴水之後，被人撈救起來，如今讀書成名，選了汀州四府，從此經過，當初虧得晏公顯聖，得以不死，所以今日來酬願的。」

那些看戲的人聽了這幾句話，又從新掉轉頭來，不但不避，還要挨擠上來，看這一對淹不死的男女，好回去說新聞。

就把一座戲場擠做人山人海，那些老幼無力的，不是被人擠到水邊，就是被人踏在腳底。

譚楚玉看見這番光景，就與妻子商議道：「既已出頭露面，瞞不到底，倒不如同你走上台去，等眾人看個明白，省得他挨挨擠擠，夾壞了人。」藐姑道：「也說得是。」就一齊脫去私衣，換了公服。譚楚玉穿了大紅圓領，藐姑穿著鳳冠霞帔，兩個家人張了兩把簇新的藍傘，一把蓋著譚楚玉，一把蓋著藐姑，還有許多僮僕丫鬟，簇擁著他上岸。

譚楚玉夫妻二人先到晏公法像之前，從新拜了四拜，然後走上戲台，與絳仙行了禮。行禮之後，又把通班的朋友都請過來，逐個相見過去。

絳仙與同班之人問他被救的來歷，譚楚玉把水中有人引領，又被大魚負載而行，及至送入罾中，大魚忽然不見，幸遇捕魚人相救，得以不死的話，高聲大氣說了一遍，好使台上台下之人一齊聽了，知道晏公有靈，以後當愈加欽敬的意思。

眾人聽了，驚詫不已。眾檀越聞知此事，個個都來賀喜。

當日要娶藐姑的富翁，恐怕譚楚玉夫妻恨他，日後要來報怨，連忙備了重禮，央眾檀越替他解紛。

譚楚玉一毫不受，對眾檀越道：「若非此公一激之力，不但姻緣不能成就，連小弟此時還依舊是個梨園，豈能飛黃騰達至此？此公非小弟之讐人，乃小弟之恩人，何報之有？」眾人聽了，嘖嘖稱羨，都說他度量寬宏。

藐姑對絳仙道：「如今女婿中了進士，女兒做了夫人，你難道還好做戲不成？趁早收拾了行頭，隨我們上任，省得在這邊出醜。」絳仙見女兒、女婿不念舊惡，喜之不勝，就把做戲的營業丟與媳婦承管，自家跟著女兒去享榮華富貴。

誰想到了署中，不上一月，就生起病來，千方百藥醫治不好，只好得叫女兒送他回去。及至送到家中，那病體不消醫治，竟自好了。病癒之後，依舊出門做戲，康康健健，一毫災難也不生。

這是甚麼原故？一來因他五行八字註定是個女戲子，所以一日也離不得戲場，離了戲場就要生災作難。可見命輕福薄的人，莫說別人扶他不起，就是自家生出來的兒女，也不能夠抬舉父母做個以上之人。所以世間的窮漢，只該安命，切不可仇恨富貴之人，說不肯扶持帶挈他。

二來因絳仙的身子終日輕浮慣了，一時鄭重不來，就如把梅香升作夫人，奴僕收為養子，不但賤相要露出來，連他自己心上也覺其樂，而反覺其苦，一覺其苦，就有疾病生出來。

所以妓女從良，和尚還俗，若非出自本意，被人勉強做來的，久後定要復歸本業，不能隨主終身也。

卻說譚楚玉到任之後，做了半年，就差人齎了五百金送與莫漁翁，叫他權且收了，以後還要不時饋送，決不止千金而已。

誰想莫漁翁十分廉介，止收一百兩，做了十倍利錢，其餘四百金盡皆返璧。

譚楚玉做到瓜期之後，行取進京，又從衢、嚴等處經過，把晏公廟宇鼎新一番，又買了幾十畝香火田，交與檀越掌管，為祭祀演劇之費。再到新城港口，拜訪莫漁翁。莫漁翁先把幾句傲世之言，挫去他的驕奢之色；後把許多利害之語，攻破他的利欲之心。

譚楚玉原是有些根器的人，當初做戲的時節，看見上台之際十分鬧熱，真是千人拭目、萬戶傾心，及至戲完之後，鑼鼓一歇，那些看戲的人竟像要與他絕交了一般，頭也不回，都散去了。可見天地之間，沒有做不了戲文，沒有看不了鬧熱，所以他那點富貴之心還不十分著緊；如今又被莫漁翁點化一番，只當夢醒之時，又遇一場棒喝，豈有復迷之理？就不想赴京去考選，也不想回家去炫耀，竟在桐廬縣之七里溪邊，買了幾畝山田，結了數間茅屋，要遠追嚴子陵的高蹤，近受莫漁翁的雅誨，終日以釣魚為事。

莫漁翁又薦一班朋友與他，不是耕夫，就是樵子，都是些有入世之才、無出世之興的高人，終日往還，課些漁樵耕牧之事。

藐姑又有一班女朋友，都是莫漁翁的妻子薦與他的，也是些能助丈夫成名，不勸良人出仕的智女，終日往來，學些蠶桑織紵之事。後來都活到九十多歲，才終天年。只可惜沒有兒子，因藐姑的容貌過於嬌媚，所以不甚宜男；譚楚玉又篤於夫婦之情，不忍娶妾故也。